

1302

廈門文史資料

(選 輯)

第 二 輯

6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厦 门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第 二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六三年三月

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再 版 前 言

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系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当时仅供内部参考，印数不多。问世以来，颇承各方关注。文革期间，所有二辑存书，全部散失。为满足各方索阅、参考、交换需要，特将原书再版。除改正少数错字以及个别地方略有修改外，其余一律不动，仍祈读者教正。

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3年8月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史料征集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个人所见所闻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各个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华侨、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史实。撰写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只要能真实具体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的，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选的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综合、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如不愿删节与修改的，希预先声明。

五、来稿除发给资料费外，凡为本选辑所刊载的稿件，另再酌给一定的稿酬。

目 录

厦门日籍浪人记述 日籍浪人史料征集小组 (1)

抗战胜利后的厦门伪警察局 刘浑生 (50)

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的经过 ... 余丰、张镇世、曾世钦 (76)

厦门民办汽车公司的始末 张镇世 (108)

“便利轮”惨案述略 洪卜仁 (121)

厦门 [英]包罗著、余丰译 (134)

厦 门 日 籍 浪 人 记 述

• 日籍浪人史料征集小组 •

厦门自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以后，就沦为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此厦门人民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又加上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苦难更为深重了。

日本帝国主义自“明治维新”以后，即处心积虑地对我国进行侵略。“甲午战争”以后，清廷李鸿章出卖台湾及澎湖列岛，日本帝国主义获得了南进的重要基地；而厦门与台湾一衣带水，首当其冲。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日籍浪人来厦，从事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侵略的阴谋活动。1905年台湾人来厦者仅为一百余人，1915年为五百余人，1922年为五千余人，而1933年激增为九千五百多人，迨抗战前夕最高数字达到一万余人。来到厦门的台湾人，有正当的工商业者，也有爱国的抗日分子；但毋庸讳言，也有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权，来厦门为非作歹的日籍浪人。

日籍浪人象抗战前华北的朝鲜浪人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是侵略中国的先锋。他们在厦门为非作歹，罪行滔天，真是罄竹难书！为了将他们的罪恶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过去厦门人民遭受的苦难，我们从1959年以来，就着手搜集这方面的史料，去年组织了“日籍浪人史料征集小组”，从事调查、了解和查证书面资料工作。三、四年来，我们通过个别访问和座谈的形式，作了一系列的调

查工作。我们访问过老工人、老农民和一些被害人的家属，他（她）们向我们控诉了许多日籍浪人的罪行。政协“老人之家”许多老先生和在厦门的台湾爱国同胞，也热诚地把他们自己亲身的见闻，告诉我们或者写成稿件，不断地丰富了我们的材料。我们也从一些接受改造比较好的旧社会的流氓头子、侦探和反动政府的军、政、警人员中得到了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加以整理，写成初稿，而后召开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加以核实、补充；最后整理出这份材料。但由于我们工作还不够深入和水平的限制，这份材料还只能反映日籍浪人罪恶活动的一个轮廓。我们认为，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还可以大量发掘，希望各界人士支持和指导。

十八 “大哥”

日籍浪人侵入厦门以后，仰赖日本领事的庇护，搜罗亡命之徒为其爪牙，为非作歹，并占据“角头”，逐渐形成厦门社会的黑势力。远在1876年（光绪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厦门设立了领事馆。公元1899年（光绪25年）日本要求自寮仔后（现水仙路）瑞记洋行沿虎头山直到厦门港沙坡尾一带为日本租界，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同意；就在这一年七月十八日，厦门清政府官吏会同日本领事到虎头山一带要划界。日本领事上野专一，派遣的警察官日吉、书记官松年带着竿旗，一到虎头山就要插界，但由于草仔垵一带居民团结抗争，一时砖头、石子横飞，群情激动，日人走投无路，只得狼狽奔至渡口上船潜逃；日帝阴谋未逞。越年，日本驻厦领事上野专一又阴使僧侣纵火焚毁山仔顶的“日本东本愿寺”（原址现为山仔顶巷门牌39号），制造借口，并命令“和泉”号军舰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厦门，占据通衢要道，公然设

置岗哨，搜查行人；并在望高石地方的顶端架设大炮，炮口指向市内，企图用武力霸占厦门。这个事件震惊了各帝国主义，他们为了分赃，立即从各地调军舰来厦。英国“爱雪斯”号首先到达，接着，俄、美、德、法各帝国主义也电召战舰来厦，终以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时不能取得分赃的协议，日本侵略军只好撤退。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死心，公开侵略既然一时未能达到目的，就转而采用比较隐蔽的形式，即组织日籍浪人建立黑势力，破坏金融，捣乱治安，来达到侵略的目的。日籍浪人十八“大哥”的出现，绝非偶然的。

十八“大哥”是厦门日籍浪人头子在日本领事授命下的一种帮会组织，事实上，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指挥日籍浪人侵略厦门的一种组织形式。当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时，台湾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民族矛盾非常尖锐。那个时候，台湾民间就有“二十八宿”等秘密社会的组织，潜力遍布台北地区；抗日复土运动，时有发生，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采取残酷的镇压，一方面则采取派遣内奸渗入，并搜罗一批流氓，组织“武德会”和“二十八宿”对抗，进行分化。先则使两派互为水火，各不相容；继则诱以权利，调虎离山，驱遣来厦。1905年夏，李康、林阿虎、陈阿食、康守仁等首批来厦，在石皮巷开赌场，豢养一批日籍浪人。由日本领事授意组织“东瀛公馆”。1912至1913年间，“二十八宿”的中坚分子柯阔嘴，“武德会”要角郑有义、李良溪、陈懋明、林清埕等，率领大批日籍浪人来厦；林滚、王昌盛、王海生、谢阿发、何兴化、林猪哥等先后继至。这些浪人，一到厦门，便在日本领事庇护之下，

占据角头，走私贩毒，开设赌场，甚至公然行劫，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大发不义之财。1919年以后，日籍浪人更是滚滚而来。这些原来在台湾被日本人分化的“二十八宿”、“武德会”分子，到了厦门，也常因派系不同，利益有矛盾，而不时发生冲突事件。这和日本人的意图是相违背的。因为在台湾，日本人对他们进行分化，是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而日本人派他们到厦门来却是为了对我国进行侵略，毒害厦门人民，就不希望他们再闹什么对立。为了调和浪人之间的派系矛盾和便于驱使，日本领事初则授命日籍浪人头子林滚、谢阿发、柯阔嘴、郑有义、陈春木、王海生、林清埕、李良溪、何兴化、陈廷萍、林猪哥、吴天赐等十二人组成“寿星会”。以后，有一个台湾青年名叫陈阿臭的，想杀死日本警察署野上部长，事泄，日本警署命令“寿星会”分子将陈击毙于禾山。“寿星会”更加得到日本领事的信任。旋即由日本领事批准，再吸收日籍浪人头子陈金傅、郑德铭、叶天赐、张维元、廖河、吴通周等六人为会员，连原有十二人计十八人，号称十八“大哥”。

十八“大哥”多数是台湾不务正业的流氓，因犯案为日本鬼子缉捕押解来厦“戴罪立功”的，或者是自己逃亡来厦，做了一些坏事，对日本人有“立功表现”以后，而后由日本政府加以赦免的。因此这些流氓，一到厦门，无不狐假虎威，极尽走狗之能事。例如：林仔滚在台湾自力流氓成性，因做贼犯案不见容于台湾总督府，于1915年逃亡来厦，做了一些坏事以后，就由台湾公会李朝光出面，托日本律师田台向日本领事“报功”。林滚在日本领事馆除宣誓效忠“天皇”外，还交了三百元保证金，不久撤销案件。还有一

种情况，例如同安石浔人吴崎（绰号狗屎崎），原是本地流氓，趋炎附势，甘心为虎作伥，加入日籍，换名吴通周而成为十八“大哥”之一。

兹将十八“大哥”占据角头范围及所营黑业列表如下：

姓名	绰号	占据角头	所营黑店黑业
林滚	贼仔滚	寮仔后（现晨光路）	原挂义丰洋行牌，后来开“福星旅社”，经营赌场、烟馆，贩卖军火、走私、放日仔利等黑业，还在思明南路开设蝴蝶舞厅。
王海生	王仔海	寮仔后	贩卖鸦片、吗啡。
谢阿发		思明北路	开“东南旅社”，内设赌场、烟馆、放日仔利，勾结内地土匪贩卖军火、鸦片。
柯阔嘴		水仙宫，势力及于晨光路一带。	开赌场、妓馆（四花楼）
陈春木	矮仔木	局口街	开设赌场、妓馆、放日仔利。
郑有义		后岸菜河一带	开赌场、烟馆、放日仔利。
林清埕		柴桥内（现和风街）	开烟馆、赌场、妓馆。
陈廷萍	慧明	周厝巷，势力远及厦禾路禾山一带。	开赌场、烟馆。
何兴化		中山路	挂顺兴洋行牌，贩卖鸦片、吗啡。
林猪哥		思明北路	开赌场、烟馆。
吴天赐		梧桐埕	开赌场、烟馆、放日仔利。

李良溪		局口街	开赌场、烟馆。
陈金传	陈猴猴	寮仔后	开赌场、烟馆、放日仔利。
郑德铭	消膏德	妙香路湾角	开赌场，后来担任蝴蝶舞厅经理。
叶天赐	九婴	赖厝埕（现大元路）	开赌场。
吴通周	狗屎崎	开元路近磁街处	开赌场、走私、贩毒。
张维元		寮仔后	开赌场、鸦片烟馆。
廖河		大井脚	开赌场。

除上列十八“大哥”以外，日籍浪人中，象康守仁、谢龙阔、王昌盛、曾厚坤等人，虽未列为“大哥”，但论其罪恶，则不在“十八大哥”之下。实际上，在日籍浪人中，坐“第一把交椅”的，前期就是康守仁，康死后就是谢龙阔。

康守仁是台湾“二十八宿”的老前辈，来厦以后，就在关仔内、桥亭街各设有顶盘、二盘的鸦片烟行一棚，公开买卖。凡所交易，均大主顾。货色则诸凡印度土、云南土以及内地土，应有尽有。当时日本人侵略厦门的第一步，系从毒化入手，康守仁就是在日本人驱策下的贩毒先锋。所以日本人除予以庇护外，还示意台湾银行予以资金的支持。这个“鸦片大王”在大发横财之后，即制造绿呢官轿，并购买了高头大马数匹；出入不是乘马，就是坐官轿，跟着一批保镖前呼后拥，非常阔绰。不知他底细的人，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其实，只是一个流氓头、一个鸦片贩子而已。因为他死得早，所以十八“大哥”就未列他入内。

谢龙阔因为挂有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毕业的衔头，受过

日本的间谍训练，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信任；因此，当他接受台湾总督府的命令来厦时，极得日籍浪人所推重。谢龙阔实际上是日籍浪人的首要分子。他来厦之后，就担任日本人喉舌《全闽新日报》的社长，并组织所谓“东亚大同促进会”，以台湾人与厦门人互相“尊重”、互相“亲善”为名，拉拢一些奸商、文化界败类和土匪、流氓参加。他尤注重于联络内地土匪头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蓄积力量。《全闽新日报》以优厚的薪金（有的高达成百元左右，比一般记者的待遇，高二、三倍），雇用日籍的记者，到处刺探情报。抗战前厦门反动报刊，如《厦门商报》社长傅贵忠，和《思明报》社长林廷栋（沦陷期间做汉奸时，化名为林谷）都和谢龙阔往来甚为密切；后来都当了汉奸。1930年谢龙阔赴华北，在平津一带进行活动，《全闽新日报》由日本间谍泽重信接任社长，日籍浪人的侵略活动更加紧锣密鼓起来。

王昌盛（绰号王公子）曾经做过安溪土匪头子高扁（即高义，势力遍及闽南）的军需处长，与闽南各地大小土匪头目都有密切的关系。他虽然没有象十八大哥那样，占据角头，豢养爪牙；但大宗军火、鸦片的买卖，都离不开他。他在棋杆巷的“公馆”就是联络闽南各地土匪的机关。闽南各县，土匪势力的兴起，荼毒生灵二、三十年，王昌盛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王昌盛还具有圆滑的手腕和善于辞令，极得日本领事的信任。他是日籍浪人“文治派”的领袖。王昌盛是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抗战发生以后，台湾人从厦“引扬”（就是撤退），而他却匿居鼓浪屿组织日籍浪人成立“邦人义勇团”，阴谋作日寇侵略厦门的内应。厦门、汕头沦陷以后，王昌盛担任了“厦门兴亚院”和汕头伪市

府的顾问，积极从事特务工作。1944年日本侵略军向汕头方向撤退，他还为日寇“开路”。日本投降以后，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纵容之下，自汕头逃往台湾。

曾厚坤，他的父亲叫曾羹扫，原是晋江人，本来在洪本部开坤记烟丝店。台湾被日寇占领以后，因台湾居民习惯于吸食祖国烟丝，日本“三井洋行”就通过曾羹扫采购平和和温州的烟丝，运往台湾销售。“三井洋行”供给曾羹扫采购烟丝的全部资金，并由曾羹扫代理“三井洋行”在厦推销日货。曾羹扫将所采上等烟丝交给“三井洋行”配运台湾，次等的留在本地销售。因为他到平和小溪采购烟丝，是由“麒麟烟店”代办的，“麒麟烟”也就名噪一时。曾羹扫、曾厚坤父子为了贪图发财，竟不惜认贼作父，加入日籍。后来曾厚坤继承父业，在洪本部又开了“厚祥”、“坤吉”两店，大量贩卖鸦片、日货。其中尤以鸦片生意为大宗，经常到货就有四、五百桶。而每次日本轮船抵厦，日本领事都派遣日本警察下船，为曾厚坤起卸鸦片打掩护。曾厚坤除代理日本“三井洋行”外，还代理日本“浅野洋行”。他豢养一些流氓，以日籍浪人李大憨为首做他的保镖。他和厦门“三大姓”封建把头，也有密切关系。

曾厚坤在大发横财之后，表面上装得文质彬彬，和厦门商界的上层人士多有结交，俨然是厦门的一个“绅士”。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利用了他的两重身份来笼络厦门士绅。所以曾厚坤从1914年起到1930年先后担任十一次的“台湾公会”会长，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他的重视和信任。

曾厚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不但是贩卖鸦片的头盘商，而且还是赌场“头家”。他在坤记设赌，和一般赌场

不同的，是平时只吸收厦门商界巨子和官僚政客聚赌，但都是大输大赢。只在每年春节到上元节半个月中，才对一般赌徒开放。

曾厚坤表面有点“绅士”的样子，实际上，完全没有脱离浪人的本色。这从下面这个兽行，就可窥见其罪恶一斑。

有一个钟表匠，人家叫他“时钟胡”的，他有一个女儿名叫紫苏，长得非常漂亮，十八岁出嫁，生了一个儿子，不幸丈夫夭亡，紫苏立志守寡，抚子成人。曾厚坤涎其姿色，托人向“时钟胡”示意，要以两座洋楼求紫苏为妾，被紫苏拒绝。曾厚坤遂叫爪牙把“时钟胡”绑去禁闭。“时钟胡”的妻子托人向曾厚坤求情，曾厚坤施用欺骗手段，提出由紫苏到他家里“捧茶”，作为释放“时钟胡”的条件。紫苏迫于母命，不得已到曾厚坤家里捧茶，曾厚坤见鸟已入笼，就想强行姦占，紫苏愤而以头撞壁，坚决表示：宁可自杀，不能受辱。曾厚坤看到紫苏没法欺侮，才不得不把父女释放回家。

不管日本鬼子把谢龙阔、王昌盛、曾厚坤这些家伙，叫做“文治派”也好，“绅士派”也好，但我们不难从他们的罪恶中，看出他们只是比穷凶极恶的十八“大哥”更加阴险的敌人而已。因为他们善于伪装，容易欺骗一般人的耳目，也的确欺骗过一些人。

抢 劫 绑 票

1910—1920年间，厦门地方秩序最为混乱。在这时期，日籍浪人，抢劫绑票，大发不义之财。十八“大哥”中如林

滚、柯阔嘴、郑有义、矮仔木、陈懋明、林清埕等都是以抢劫、绑票起家的。当时郑有义占据后岸一带的矮屋，作为窝赃和囚禁“肉票”（黑社会黑语，被土匪绑去勒索者，称为“肉票”）之所。那时商行的收账人员，每于傍晚出街收账，把收来的银元装在草袋里，肩负回店，常常在路上为日籍浪人当街抢走。约在四十年前，兴安街三美信局，就是这些被他们抢去侨汇款五百元。有一个小学教师张振声，好不容易向教育会领到学校教师数月工资四十元，也在土堆巷口被他们抢走；生活几至陷于绝境。一些富家子弟或归侨、富商是日籍浪人绑票对象，一旦被他们骗入圈内，就被蒙眼绑到后岸囚禁，迫使“肉票”写信回家用钱取赎。禾山前埔著名菲律宾归侨林珠光先生（林云梯之子）就曾在双涵地方被陈懋明绑去，勒索数万元。有时“肉票”的家长，没有按时携款来赎回，他们就把“肉票”割了耳朵或斩断一个指头寄给“肉票”的家长，以相胁迫；碰到勒索不遂时，甚至断然采取“撕票”（杀死“肉票”）的残酷手段。林滚在发财之后，在晨光路盖了一座“福星馆”，还专门设立一棚地下室，暗无天日，室内并私设刑具，专门用作秘密囚禁“肉票”和无钱偿付“日仔利”的债户之所。

三十年前，住在相公宫的一个著名“阁旦”名叫彩花的，被日籍浪人绑票，因为彩花原是由草仔埕流氓保镖的，还因而引起草仔埕流氓和日籍浪人之间的一场恶斗。1919年恒胜街（人和路）黄卓麦被劫万余元，同年10月间协美行又被劫；1920年1月6日镇邦街建镒钱庄被劫现洋二万零九百元，都是林滚等人所为。在1920年前后，厦门又来了一个日籍浪人叫陈粪扫；因为他来的时候，角头都被十八“大哥”

占据了，而他又和“二十八宿”、“武德会”没有关系，分享不到地盘。于是他就乘军阀混战、地方秩序混乱的机会，纠集十几个浪人、内地散匪和散兵游勇，开始在偏街僻巷拦路抢劫行人财物，没有十几天竟聚集了歹徒三、四十人，在其住所麦仔埕设立“聚义堂”，公然掳人勒赎，当街抢劫，毫无顾忌。这些匪徒有时亦有被缉获，但因为不平等条约规定帝国主义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对日籍浪人无权处理，只好把匪徒送交日本领事馆，而领事馆亦大都随即将其释放，所以抢案、绑票层出不穷。

走私贩毒

厦门是日籍浪人走私日货进口的一个重要口岸。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有两艘客货船，定期川走基隆、厦门、汕头、香港之间，专门运载私货。这两艘轮船，一艘叫“广东丸”，一艘叫“香港丸”，载重均三千吨左右，每逢星期日由基隆、香港对开，由基隆启航的，星期一晨到厦，同日下午三点开去汕头；星期二早晨抵汕，同日下午四时开往香港；星期三到香港。由香港启航的，星期一到汕头，星期二到厦门，同日下午二时开去基隆。日本鬼子对华走私是有通盘计划的，在上述航程表中就可以看出来。从基隆走私到厦门的，星期三就可以转到香港；而由香港走私到厦门的，星期三就可以回到基隆。从星期四到星期六这三天时间，不论在香港或在基隆，都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下一次走私的准备。这对日籍浪人走私来说，十分便利。对厦门走私进口的货物，从基隆来的有呢绒哔吱、布疋、人造丝、味素粉、鲍鱼、沙丁鱼、日用杂货、台糖、煤油，甚至吗啡、海洛英等毒品，

以及军火等等。从香港来的有欧美呢绒哔吱、罐头、烟、酒、洋参、燕窝、西药、杂货，以及鸦片毒品等等。而从厦门走私出口的，则是黄金、白银、珠宝、古玩文物、外币等等。日籍浪人伪装旅客，往来于台厦之间，在“行李”中夹带私货。每次日轮进口，甲板上都有一大堆衣服褴褛的人，其数目总在三百以上，每人携带四件“行李”。当时日本领事与厦门海关当局（根据不平等条约，海关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当时税务司是英国人）有过一个“谅解”：即每次日本船可有此类旅客三百人；每人可携带“行李”四件；每件大可四立方尺。船到时，每人只须呈验“行李”两件，“照章”纳税；其余两件，则认为个人行囊，免于检验课税。开始时，每件四立方尺，可装日制正仔布（每疋15码）二、三十疋；后来逐渐加大容积，装正仔布可达五、六十疋。经常充当“旅客”的日籍浪人，仅基隆一地，就有五、六百人。这些旅客携带的私货，大体都是体积较小、价格较高的货品。至于粗笨货品如台糖、煤油等等，则用小火轮或机帆船偷运到五通及内地小港口，于黑夜中武装护卫卸货（谢阿发就是以走私台糖起家的）；有时走私军火进口，为了掩人耳目，往往于船一入港口，就将私货装在橡皮船里投入海中，由事先雇好的“大船”运走。参加走私的，除了大部分是日籍浪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本地流氓，而象吴通周（狗屎崎）还具有日籍浪人和本地流氓的两重身份。他拥有“双桨仔”十余艘，艇上暗藏武器，经常在港口，候轮入口，即由其爪牙，缘绳登轮，迅速卸走私货，伪海关缉私人员，莫奈他何！因此，当时狗屎崎有“海上霸王”之称。日籍浪人走私都是和厦门奸商事先有勾结的，船到随手交货，周转十分灵活。